独家报道

乔羽和他的《台儿庄小唱》

时培京

2014年，乔羽看到《诗画千年古城》，想起了20年前的台儿庄采风之行。他说：“风吹过咱家的屋檐，清真北寺的弹孔墙还在唱着歌。”

《台儿庄小唱》初名《壮我中华》。1995年2月22日，乔羽创作了《台儿庄小唱》，以此献给台儿庄大战胜利57周年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。2月27日，作曲家吕其明接到歌词，他说：“《台儿庄小唱》选择角度好，很形象，很生动，既有民族风格，又有新意。虽曰小唱，意义非凡。”又说道：“这使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只有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，才能使她的艺术青春常在。”半个月后，完成谱曲，至此《台儿庄小唱》词曲珠联璧合，传唱大河上下。

同年4月8日，台儿庄大战胜利57周年。“我的祖国”枣庄歌迷会歌手走进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录音棚，与上海音乐家合作，先后3次精心录音终告成功。当慷慨激昂的歌声通过电话传递给乔老，他说：“好，好，我很满意。”

壮我中华的“好一场厮杀”

1994年的正月初四，“我的祖国”枣庄歌迷会会长尤荣斌赴北京，向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乔羽拜年。那天的北京正下雪，尤荣斌带去了《台儿庄大战亲历记》《台儿庄大战胜利纪念封》和台儿庄大战纪念币。乔老说：“你家是台儿庄的小尤吧。”

“是的。乔老。”

“咱俩是老乡喽。我老家济宁，与台儿庄共饮运河水。谢谢你大老远地来，你还有什么事情。”

“乔老，枣庄市政协王允琳主席想邀请您为枣庄人民写一首歌，写什么怎么写，参观枣庄后由您老来定。”

“歌词创作，不能仓促上阵，还是要体验生活。至于写什么歌，那以后再说。”

4月23日，应枣庄市政协之邀，乔羽来到台儿庄，在时任枣庄市政协主席王允琳等人陪同下，参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。一幕幕中华好儿女将强敌“歼灭在咱的屋檐下”的情景，涌进乔老的眼帘，67岁的老人眼眶湿润了。

在清真北寺，乔老抚摸着有弹头的柏树，弹孔墙屋檐向他诉说着惨烈与悲壮。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，他写了“壮我中华”的题词，歌词最初的题目来源于此。乔老表示，要为这块英雄的土地、英雄的中华健儿创作歌词。

当日下午，乔老参观万亩石榴园、青檀寺，他说：“枣庄有偪阳大战，有民国第一劫案，有血战台儿庄。青檀寺的青檀长在石缝里，长得很慢，木质坚硬，这是枣庄精神最好的体现。”24日，乔老在枣庄市政协与文学艺术界人士座谈，他说：“我的歌词能传唱，是沾了作曲家的光。我感谢我在济宁上小学时的国文老师，他们教育严格，使我在歌词创作中有一定的基础。孩子培养，像盖高楼大厦，基础要牢固。”最后，乔老为枣庄市政协题词：“建设一个都感到和谐的社会”。

歌名小，内涵深

乔老创作《台儿庄小唱》歌词，用了10个月的时间。用他夫人的话说就是：“10个月，10个月连一个孩子也生出来了。他呀，吃饭时，散步时，有了灵感就随时记上一句两句。”

在创作期间，尤荣斌几乎每月去一次，久久的期盼与激动人心的时候终于来了。1995年2月22日，他来到乔老北京的家先睹为快。

“台儿庄，我的家，当年一场血战，从此名扬天下。
爹说，子弹打穿了咱墙上的砖，娘说，炮弹掀开了咱房上的瓦。
好一场厮杀，好一场厮杀。
中国好男儿，将强敌歼灭在咱的屋檐下。
壮我中华！啊，壮我中华！爱我中华，啊，爱我中华。

台儿庄，我的家，
当年的墙砖屋瓦，至今还在说话。
它说，这里铭刻着咱们民族的尊严，
它说，这里激励着子孙后代的奋发。
好一个中华，好一个中华。
千百万好儿女，正在营造一个崭新崭新的家。
壮我中华！啊，壮我中华！爱我中华，啊，爱我中华。”

尤荣斌激动地说：“感谢您老人家，为枣庄写出了这首抗战新曲、爱国新曲。”

乔老说：“枣庄要的歌词已写好了，我想还是写台儿庄，因为今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。歌名我想还是不能叫《壮我中华》，还是《台儿庄小唱》最好。别看歌名小，内涵大着呢。为了这首歌，我想了好长时间，最后还是以老百姓的身份来回忆当年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可以用它回忆过去展望未来。”

“这首歌由台儿庄人演唱最好不过，歌迷演唱更有意义，它是老百姓的心声，是朴实的民间小调。为什么用民间小调，我说过：‘我一向不把歌词看作是锦衣美事、高堂华屋。它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、粗布衣，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。’”乔老接着说。

“一首能把一个民族唱响的歌”

1995年7月1日，乔老谈到《台儿庄小唱》时说：“唱响它的机会很多，有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，还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还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……海峡两岸交流，《台儿庄小唱》也能够用上，两岸好儿女都可以唱。唱在两岸人心中得有一个过程，我们望着这个目标奔就是了。”乔老还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：“两岸同胞同声唱，血肉长城台儿庄。两岸同胞同纪念，抗战胜利五十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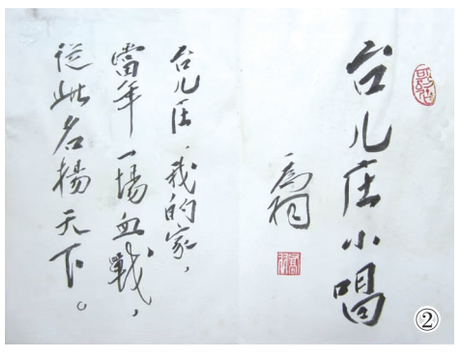
2014年6月19日，尤荣斌赶到北京祝贺乔老夫妇钻石婚，送上60枝玫瑰花，还带去了台儿庄人金殿国、时培京编辑的《诗画千年古城——台儿庄》。乔老看到台儿庄图片，说：“变化真大呀。”他也许想来台儿庄看一看。当乔老看到《台儿庄小唱》列在《诗画千年古城》第二章，高兴地说：“好好好，谢谢台儿庄人们还想着我。”

乔老说：“《台儿庄小唱》唱出了一个民族的精气神，这是一首能把一个民族唱响的歌。今天的好日子，是中华好儿女用血肉长城换来的。虽是小唱，写得大，大到祖国，大到与祖国统一联系起来了，用歌声把两岸儿女紧密联系在一起。”

乔老用毛笔写下了：“两岸好儿女。”他好像又想起来什么似的，用繁体字写下了“台儿庄小唱”。

2013年4月8日，是台儿庄大战胜利75周年纪念日。这天，“我的祖国”枣庄歌迷会在枣庄光明广场、台儿庄演唱《台儿庄小唱》。

①乔羽（中）在台儿庄采风
②乔羽手书《台儿庄小唱》歌词（局部）
■尤荣斌 摄影



周末济宁故事

泰山村外的小路

鲁亚光

我们村叫泰山村，在街道最南端，南邻千艟竞发的三孔桥，西傍流淌千年老运河。从前，我们村的农田从老运河堤往东，一直到微山湖大道西侧都有，与邻村的田地交错，有七八片之多。

还是40多年前吧，村里下地的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，能并排拉两辆木排车的光景，蜿蜿蜒蜒，左拐右折，一眼望去，像一条长蛇匍匐着。半路上，要穿过一座大桥，叫吴桥，坐落在村东不远南北走向的小新河上。小新河向西连着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和京杭大运河主航道。

从吴桥向东新挖“五公尺河”，与东薛河、洛房河贯通。开凿这条小河，是为两岸农田灌溉之用。吴桥东边建了闸管站，又向北开多条新渠。从一支渠、二支渠，一直开出六支渠、七支渠吧。

向南地少，开渠一支就够用了。农忙时各村排好顺序，抽调清澈的微山湖水，哗啦啦一路欢歌，顺着大渠小沟浇到大田地里。要是从这块地到另一块地，只能顺着临时轧的地边路走，路过时须得事先与邻村人打好招呼，才能过去。

不到3米宽的路面，裸着沙石土块，风一吹，车一过，人一跑，尘土飞扬，迷得人睁不开眼，脸上身上的还落满沙尘。小路高高低低、坑坑洼洼、深深浅浅的，像鱼脊梁骨似的，安然地卧在那里。没有城市的喧哗，有的只是红尘的幽静，自由自在地和着花草香、泥土味，隐居在田野间、沟渠旁，看春风依依，听夏雷滚滚，喜秋之丰获，忍冬之凌寒。

偶尔路过的人迹和车影，总也找不见从前的喧嚣、忙碌和紧张了。几乎被遗忘的乡间小路，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记忆，并且时常出现在我熟悉的梦中。

从前的这条小路，虽然又细又窄，但它却是我们村最主要的生产路。不论播种、施肥，还是收割、拉运，这条小路都是必经之道。满载收获的排车、小三轮、拖拉机，一排溜地从大田地里冲上来，熙熙攘攘地穿行在细长的小路上，听着风的私语，迎着阳光微笑，伴着田间地头虫鸟们的欢叫声，连负重的脚步也变得轻松多了。

最怕的是麦收时节，暴风雨总是突然袭击，啪啪啪几个大点子砸下来，满地的人慌作一团，赶紧抢装已经割下来的麦个子，急急火火地往回赶。遇到车辙窝可就坏了，弄不好就陷进洼坑里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整个人车在泥窝里打转转，越挣扎越陷。

后面的人急得直喊：“快点走呀！快点走呀！”没办法，只得放下自家的车，先帮着把前面的车推上去，再往前赶。乡村的小路，的确像那个诗人说的：“家乡的泥土真热情呀，拽着我的腿脚不放松……”

收获之余，叫上最要好的小伙伴，挎上叉子，扛起竹笆，带上绳子，到小路上搂柴禾，烧火做饭用。那时候煤炭可是稀罕物，农村很难见到的。煤泥饼倒是有，有几家又能用得起呢。

小路两边的杂草丛里，散落着许多的庄稼秆。去早了，能搂满满一叉子柴禾，再捆上一大捆，背回家里，摞在院墙根备用；去晚了，只能搂剩下的短短的柴禾杂子，不好装叉子，使劲儿掖都掖不进去，绳子自然更捆不住了。回家还要被大人们凶一番、骂一顿“懒孩子”。

要知道，那时候搂不着柴禾，就得到乱树林里捡树叶，不然就缺了烧火做饭的柴禾。满满的一叉子柴禾背回家里，当然是一种骄傲。再不然，就得下小路边的渠沟里割草，晒干再烧锅。

那些长得高高的、旺旺的鸡毛缨草和蓑衣草最好割，好装叉子，好晒干，又好烧锅，若是被别人抢先割完了，就只能割疯长到小路边的刺刺秧了。这秧长得最旺最多，铺天盖地，满路沟都是，欺得别的野草都不长了。但它长满密密麻麻的锯齿，还横的竖的绞缠在一起，用镰刀割都很费劲，得连根砍。一不注意，就把腿、胳膊和手刺破了，血红血紫的印子鼓起来，长长的，一道一道的，好几天消不去，自己觉着疼，也不敢对家里大人说，怕挨骂受训。

只有这乡间小路最知情，驮着孩子们沉甸甸的脚步，慢慢地、左摇右晃地走回家。

那时候就想，什么时候能不再到小路上拾柴禾呀。如果自己有孙悟空的本领多好，吹一口仙气，什么锅啦、炉子啦、鏊子啦，就都自动点火了，那吃起东西来，得多香呀！小伙伴们在想象中慢慢长大，小路也在流逝的时光中刻下一道道的痕迹。经历那么多的风霜雨雪，那小路的淳朴一直不变本色。

出家门上村外的小路，要经过一座小石桥，记得应该叫姜桥。据说，此桥是村里大户姜家兴旺发达时出资修建的。桥下是由南向北又转而向东，顺着小路边的灌溉渠，流进“五公尺河”的一条小溪，紧贴着村里的主路。

村里的主路是南北向的，叫泰山街，也叫镇中南街，是夏镇街的最南端。姜桥不大，桥底两边是用大青石砌的基础，很牢固，桥面用两块又厚又长的青石板铺盖，透过石板间窄窄的缝隙，能看见桥下面哗哗淌着的清澈的溪水。每当走过姜桥，人们都会谈及姜家的仁义给村民们带来的好。

村外的小路是孤独的、安静的，但它又是安然的、快乐的。那么多的村民路人关护着，那么多的花鸟草虫陪伴着，那么多的严寒酷暑承载过，那么多的记忆见证了，还想要什么呢。够了，值了！

时光，一闪即过。当年的小路，早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淹没了。路旁，已经建了配套高档的居民小区，当年的小乡村，如今也具备城市的功能了。而曾经作为生产路的乡间小路，已不复存在，但它将作为小区干道，承担新的使命。

斑驳的记忆成为永远，小路，现出一种高尚的生命状态。

与曾经的泥泞小路相比，这里的人们依然是那么深情。一种滚烫的激情，让曾经的小路融进了无限的感慨之中……阳光是那样的温馨，风是那样的柔和，花鸟是那样的恬淡，草虫是那样的自在。

那些年过半百的男人和女人，心一直没老，坐在路边一拉呱，就把往昔的记忆翻出来。曾是小伙伴、小朋友的乡间小路，如今成了老伙计、老朋友啊。

人越走越高，路越走越顺。村外的小路，用坚守和执着赓续着新的生命……

中国节气

说文解字话小暑

种衍洋

暑，炎热。“暑”字，上面一个大太阳，下面一个“者”代表大地万物被火球炙烤。《说文解字》中将“暑”解释为“热也，从日者声”。在这样的天气，户外劳动很辛苦，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。

“小暑”为小热，意味着酷热的开始。俗话说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，就要开启桑拿模式了。所谓“热在三伏”，是说三伏天通常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，高温、高湿天气频繁。

每个节气都有三候，一候是5天。小暑的三候，都跟热有关系。一候温风至，说得太委婉了，可以说是热风。二候蟋蟀居宇，宇是屋檐，蟋蟀是很敏感的动物，在这样的天气里觉得热了，到屋檐底下寻找清凉。《诗经》说，蟋蟀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当然，诗经当中说的这个月份是农历。三候鹰始鸷，老鹰觉得地面温度太高，要飞上天空，去寻找自己的清凉了。

杜甫《遣闷》其中有一句说：“暑雨留蒸湿，江风借夕凉。”诗人热得无可奈何，夜晚都要去江边借风寻凉。这样的日子，《黄帝内经》告诫我们，要“夜卧早起，无厌于日，使志无怒，使华英成秀，使气得泄。”是说不要发脾气，不要过于烦躁，让情绪安静舒畅，还要晚睡早起；而这个晚睡，不是熬夜。

古时候，文人雅士有小暑“晒衣曝书”的习俗，在我国至少有2000年历史了。《穆天子传》记载：“天子东游，次于雀梁，曝蠹书于羽陵。”汉唐时，曝书逐渐形成制度。北宋形成了独特的馆阁翰院文人的曝书集会，文人士大夫们这天晒书时，相互品鉴学习。

据说，自古晒衣之俗延至魏晋时，成为豪门炫富的仪式。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阮咸，却瞧不起这种风气。他见富豪邻居在架上搭满了绫罗绸缎，便故意用竹竿挑起一件破旧的衣服，高高地挂晒。有人问他何故，他说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耳！”此话说得智慧，不能免俗是假，“聊复尔耳”，是说姑且如此而已，说的是讽刺，彰显的是文人风骨，像书香一样，充满精神气节。

每年小暑，我们把家里的衣服和书搬出来晒，还念念有词地说“与尔同销万古愁”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。晒衣曝书时，或坐在树荫下，或躺在屋内的凉床上，扇着扇子，听蝉鸣蛐蛐叫，岂不快哉！

在这个暑热的季节，慢慢找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节奏，岁时更迭，寒来暑往，自然永生不息，人类的智慧延绵不绝。沿着古老的二十四节气，踏节而行，日子饱满并丰盛。

长镜头

古运河闸口“翻船”的封疆大吏

图文 仲伟帅

日维乙未月丙戌，青天无云月东出。
舟人喧咽夜涛发，翻沙转石纷出没。
是时水浅舟在地，闸门崔嵬昼方闭。
闸官醉睡夫走藏，仓卒招呼百无计。
民船弃死争赴闸，棹倒樯摧动交碎。
舟人号咽乞性命，十里呼声震天地。

这是明代诗人李东阳的诗作《夜过仲家浅闸》，诗中描绘了过仲家浅闸时的场景。乙未月丙戌日的月夜，因为夜间河水异常，河沙碎石，波浪翻涌，夹杂着船夫的喧闹声，船只搁浅在仲家浅闸河道中，而疏导河运的官吏正值闭闸之时，在夜间并不当值，一些运河小吏起不到任何作用。因此，民船争相躲避，呼声震天，一片“民船弃死”争相赴闸，帆歪楫倒，呼天抢地，惊魂未定的灾难场景。

仲家浅闸，位于微山县鲁桥镇仲浅村西部运河之上。元至正元年（公元1341年）建，明宣德五年（公元1430年）重建。清乾隆二十三年（公元1758年）修，金门宽二丈八尺，高二丈八尺八寸，闸下东岸月河长一百八十丈。乾隆四十八年（公元1783年）重修，嘉庆四年（公元1799年）大修，现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。

古时该闸驻有闸官，“掌潴泄启闭事”，负责闸座的整修以及统领闸夫等。《山东通志》记载：“仲家浅闸，闸官一人，夫三十人，溜夫一百四十四人。”

京杭大运河主线贯通以后，大量的管理积弊随之出现，如李东阳诗中的描述。明清以来，为保障运河的畅通，对运河闸座的启闭时间和船只数量，以及水位条件，制定了严格的禁令。于是，具有法律效力的禁例相继出台。加之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，为维护运河航运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明代规定：如启上闸，即闭下闸；启下闸，即闭上闸。清代“先放粮艘漕船，次放官、商、民船。如有恃强启闸泄水误漕者，指名题参。”除运粮漕船和官船、商船、民船要严格按照顺序过闸外，还有一些特供“时鲜贡船”享有特权：“各闸见时鲜贡船随到随开，并且不许夹带额外船只”。这如同今天的高速绿色通道，不能出现“线椒不是辣椒”的无故刁难，要畅通无阻，保证畅通与供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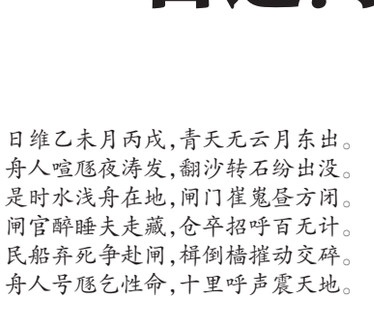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这样的严格禁令之下，仍有一些官员倚仗权势，胡作非为。乾隆年间，这里就发生了一起因违规过闸而受处置的典型案例。乾隆元年（公元1736年）三月，江西巡抚纳兰常安因母亲去世回京料理丧事。带着一众家人随从行至仲家浅闸时，利用权力，无视法度，在不得启闸之时，勒令闸夫违规开闸放船，而闸官不敢违例，常安家奴竟捆绑闸夫，冲进闸官署殴打闸官。随后，常安命令家奴开启闸板，扬长而去。河道总督白钟山将其强行开闸闯闸之事呈报乾隆皇帝，乾隆震怒，“常安著革职拏交刑部，及伊生事家人，一并严审定拟具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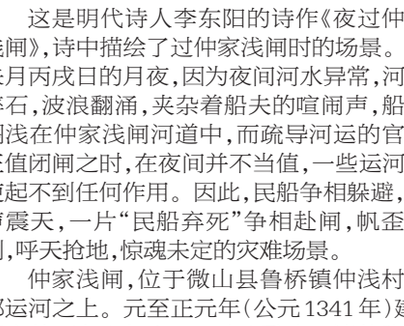
据《清实录》卷十九：庚申，谕总理事务王大臣：朕前访闻得原任江西巡抚常安回京，船过仲家浅闸口，于不应放闸之时，吓令开闸，仆从多人，闸官畏其威势，躲避不敢过问。常安遽行越漕起板，将船放行。朕随传旨询问常安，伊乃多方掩饰，朦混回奏。朕复降旨询问总河白钟山，令其据实奏闻。今据白钟山奏称：常安于三月间，船过仲家浅闸，仆从多人，勒令闸夫起板放船。闸夫不敢私起，伊家人复扭闸夫，蜂拥闸署，倚势吓逼，凌辱闸官，以致闸官躲避。常安遂起板前行，反将闸夫掌嘴泄忿。又常安船至安山闸时，伊家人两次到闸，喝令起板。闸官任其无状，不敢违例放行等语。常安身为大臣，于朕即位之初，辄敢横行如此，此皆皇考临御时所未经见闻者。及朕降旨询问，伊复支吾巧饰，不将实情陈奏，甚属可恶……至于常安，乃封疆大吏，岂不知宪典之当遵，而亦为此市井跋扈之举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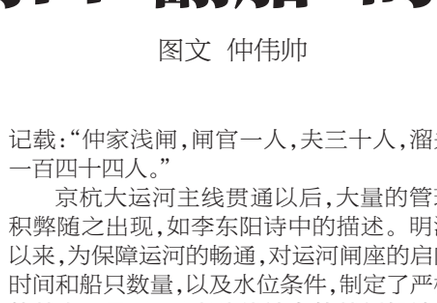
纳兰常安作为一省长官，不遵法典，在仲家浅闸、安山闸，连闯两道“红灯”，被革职拿问。这也是清代以来，因不遵法度，违规越制，强行过闸而处置的唯一一位封疆大吏。一省巡抚，因违反规定，在小小的仲浅闸上“翻了船”。这一案例，在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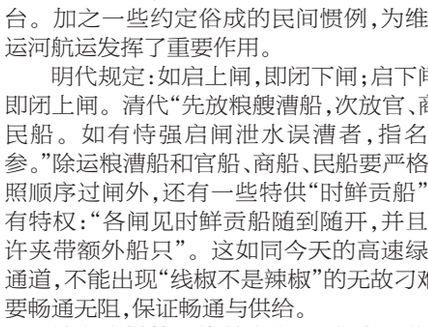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修复一新的仲家浅闸，石砌板栏，绿柳成荫，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休闲之地。

①仲家浅闸近景
②③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仲家浅闸修缮奏疏
④⑤《清史稿》实录常安过闸


②


③


④


⑤

社址：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：272017 电话：2343393（综合办公室） 2343207（总编办公室） 传真：2343334 发行热线：2343593 广告许可证：2720004990002号 月价：40元/份 印刷：济宁日报社印刷厂